

京都學派與禪

吳汝鈞等著

京都學派與禪

吳汝鈞等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京都學派與禪

吳汝鈞等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2015.06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649-3 (平裝)

1. 日本哲學 2. 禪宗

131.94

104007719

京都學派與禪

著 作 者：吳 汝 鈞 等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楊 雲 龍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23928185
傳 真：(02)23928105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九八八巷十七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新臺幣三五〇元

二 〇 一 五 年 六 月 初 版

13102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649-3 (平裝)

序

這又是我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與國立中央大學合聘教授的身份為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與哲學研究所授課的成果。我們以對話的方式（老師與學生對話）來進行授課。我預先安排同學做某一主題的報告，上課的時候，由同學先闡述他／她所做的報告，在有需要的地方，我會提出回應，其中包括更正錯誤、補充、批評、質疑等方面。其他同學也可以參予討論，氣氛相當輕鬆。整個授課程序的談話都即時錄音。某一主題的討論完畢，報告的同學便自行把錄音內容記錄下來，交來給我看；我一邊閱讀，一邊改正，連個別字眼、句號都加以注意。最後交給同學修改，完成逐字稿。我把所有的逐字稿收集起來，作最後的整理，然後送去出版，印行成書。到現在已經出版了六本書了，這是第七本。這讓沒有參予上課的年青朋友都可以買來看，分享我們的授課、討論的經驗。

總的來說，同學的表現大體上不錯，也很用功，只是較少提出問題和參予討論，發言也不多。同學的報告基本上是參考我的著作來做的，有時也閱讀他人的有關著書。我的回應很多元，除了矯正錯誤，補充內容，提供知識等等方面，也很著重思考的啟發。在課堂上提出種種問題，以帶導同學去反思某些觀點或問題；也盡量邀其他同學回應有關的討論課題。他們的表現一般也頗積極。一言以

蔽之，授課除了提供同學相關的知識外，更重要的是鼓勵同學參予討論，啟發他們如何提出問題和展示自己的觀點，不要老是在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同學對於我的用心似乎也能理解。

以下我要作一些提示，希望對同學有些用處。第一，大部分參予聽講的同學都是中文系出身的，而我所開講的課程都是哲學性質的，同學雖然具有分析、思考問題的興趣，但邏輯、哲學分析的基礎訓練並不足夠，特別是在西方哲學和比較哲學（如京都學派）方面顯得有些弱，有點力不從心的狀況。在這方面希望能作些努力，加把勁。第二，同學的語文知識不足夠，除了中文外，對外語如英文、日文等缺乏閱讀的能力。這種情況，在大學階段還未有急切的需要。但到了研究所，唸碩士、博士，肯定要多掌握一些閱讀外語的參考資料的能力，多吸收一些國外的研究成果，俾能與國際的學術研究接軌。同學如真的要在學術研究上用功、打拚，現在急起直追，補這方面的不足，還來得及。

不過，話得說回來，近十多年來，學術研究在任何地方都在下滑，這自然與經濟不景氣有密切關連。特別是在臺灣，這種研究已沒有遠景。拿到博士學位而找不到教職的現象，到處皆是。不要說是專職教職，連兼職教職也不易找。流浪博士越來越多。一份大學的專任教職的空缺，往往招來四、五十個申請案，都是具有博士學位的，通過的機會只有四、五十分之一。甚至是通識課程的教職，都是一樣。我認識一個年輕的（實在並不年輕，只是比我年輕而已）朋友，拿了臺灣方面兩個碩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在中部的一所私立科技大學（以前是學院）教了十多年的通識課，已升等為副教授，三年前竟被學校解雇，學校不再與他簽聘請合約。一方面是財政上有問題，另一方面是招不到學生。這個朋友連兼職都找不

到。三年以來，天天都待在家裏睡覺，無所事事。我一直都很鼓勵有潛力的學生繼續努力，在學術研究這個平台上有一個位置。近年已不這樣想、這樣做了。只對一些少數的學生是例外。只要努力耕耘，腳踏實地去做，打拚得研究成果，還是有希望的、值得的，總會有發展的機會。

回返到這個課程和這本小書方面。這個課程本來名為「禪與京都學派」，實際上的做法，是以京都學派特別是久松真一、阿部正雄和上田閑照為主軸，看他們在禪方面的理解與實踐，因此把書名定為「京都學派與禪」。參加聽講的同學有中央大學哲研所的碩士生陳明彥、中央大學中文所的博士生陳哲音、中央大學哲研所的博士生黃奕睿、中央大學戲曲所的碩士生許家瑞、中央大學戲曲所的博士生朱挈儂、中央大學哲研所的博士生林春銀和中央大學哲研所的碩士生林聖智。他們都是選修的。旁聽的則有臺北市立大學中語所的博士生吳嘉明、玄奘大學宗教所的碩士生薛錦蓮、玄奘大學宗教所碩士林美惠、中央大學哲研所的博士生瞿慎思和加拿大麥克馬斯德（McMaster）大學宗教所博士曾稚棉。

至於逐字稿方面，瞿慎思負責〈緒論〉部分，陳明彥負責第一章〈久松真一與他的學思歷程〉，陳哲音負責第二章〈久松真一的絕對無的哲學意涵〉，黃奕睿負責第三章〈久松真一論茶道與禪之美〉，許家瑞負責第四章〈宗教的終極可能：談阿部正雄的宗教理解〉，朱挈儂負責第五章〈阿部正雄對於禪的繼承與回應〉，林春銀負責第六章〈上田閑照的絕對無的觀照與禪的實踐〉和第七章〈結論〉。實際上，〈緒論〉部分與第七章〈結論〉都是由我講的，同學是做記錄，不是嚴格的逐字稿，與其他六章不同。另外，陳明彥在做第一章〈久松真一與他的學思歷程〉的逐字稿時，由於

不太適應我的對話詮釋的方式，對於我的回應，也不是能夠完全掌握，因此他參考我的著作和一些他人的述論，以問答方式為之。他擬設了一些問題，又以我的著作為基礎，會同其他的資料斟酌作答，而視之為我的回應。這種方式，與其他篇章有不一致之處。但在整體內容上並未有構成顯明的影響，因此我未有在形式上作重大修改。他的逐字稿還是有用的、可讀的。

回顧過往九年，我替中央大學開過八門課，涉及佛學、禪、儒家、道家和京都學派，有時也與我自己提出的純粹力動現象學作些比對，在講授（以回應同學的報告的方式為之）方面，有點勞苦，更有越來越疲累的感覺。主要原因是這些課程是三學點的課程，要進行三個小時。而實際上，幾乎每次都超過三個小時，以至於四、五個小時，望著外面已經昏黑一片，才感覺要停止，回家吃晚飯了。有些同學說不覺得怎樣疲倦，反而覺得時間過得很快哩。我說你們只是間中談話，提出一些意見，我則是由開始講到終了啊，講到口水都乾涸了，因而只能一邊講，一邊不停喝水。回到家裏，癱在床上，一動不動的，好像骨頭都鬆開了。好久才能起來吃飯。那個晚上便甚麼都不能做，只能聽音樂和看 DVD 來培養神經，恢復元氣，或到中庭看看月亮與星星。課程完了，又要處理同學的逐字稿，改了又改，覺得沒有大問題，才送去書局印行。到了最後還要做最後一次校對、修改。這都是很費時間與精神的事。我有時想，與其替同學的逐字稿修修補補，改這改那，以求得一致性，不如自己動筆，寫一份新的，來得省時省事，水準自然也會提高。不過，這便不符合原來的要求，失去通俗對話的性質與作用。我時常這樣想，學生老遠從桃園中壢來中研院上課，在交通上要花四、五個鐘頭，有些還從新竹開車過來，你總得講些具有實質性的東西給他們

聽，讓他們心裏感覺充實、踏實，不會空手而回吧。不過，不管怎樣說，這本書只是授課記錄，不算是甚麼學術性研究的專著，請讀者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我便感激不盡了。

附帶一說，書中細明字體是同學講的，楷體字眼是我講的。同學講的或許更有趣，更具可讀性哩。又，書中第六章涉及禪的十牛圖頌的問題，關於十牛圖，我找到這方面的最好的刻本，那便是日本的德力富吉郎的木刻本，那是多年前一個朋友到日本旅行時看到帶回來的。另外，第三章講到久松真一的茶道，提及一個在這方面有極深造詣的千利休。我近日在誠品書店找到一張日本製作的DVD「一代茶聖千利休」，其中有千利休在茶道儀式的表演，又展出種種在這儀式中用到的細緻的、精美的茶具。讀者可找來看。千利休初為豐臣秀吉所重用，最後竟被後者逼害而切腹自盡，令人惋惜。

最後，還是那句老話，我很感激中央大學有關方面，特別是楊祖漢教授，讓我替他們授課，而且是在中研院上課，不必要我從老遠的臺北市跑到中壢的大學本部上課，省卻很多精神和時間。但那又為難了聽講的同學了。

吳汝鈞

2015年2月於南港中研院

京都學派與禪

目次

序.....	I
緒論.....	1
第一章 久松眞一與他的學思歷程.....	13
第二章 久松眞一的絕對無的哲學意涵.....	27
第三章 久松眞一論茶道與禪之美.....	57
一、關於茶道.....	57
二、東洋的無與茶道.....	70
三、茶道與禪.....	92
四、禪的美感.....	97
第四章 宗教的終極可能——談阿部正雄的宗教理解.....	125
一、阿部正雄（1915-2006）及其生平.....	125

二、以淘空的神 (Emptying God) 重現西方神學	133
三、宗教的終極存在與意涵	143
四、對於阿部宗教思想的反思	146
第五章 阿部正雄對於禪的繼承與回應	159
一、主體與客體：「我」的「分別」	164
二、動感的空 (dynamic śūnyatā)：「否定的否定」	175
三、結語	193
第六章 上田閑照的絕對無的觀照與禪的實踐	203
一、上田閑照對於「絕對無」的體驗基礎	213
二、上田閑照對於〈十牛圖頌〉的闡述	218
三、小結	235
第七章 結 論	237
一、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	237
二、京都學派的哲學立場	238
三、京都學派哲學家的思想	241
四、京都學派學者和西方宗教、哲學的關係	244
五、京都學派與中國哲學的關係	247
六、京都學派與日本傳統哲學及宗教的關係	255
七、京都學派與當代新儒家的關係	256
後 記	261

緒論

吳汝鈞：今天是第一次上課，目前這個題目先暫定這樣，實際上要講的內容還是要跟你們討論。這裏有三方面，一方面是禪，一方面是京都學派，另一方面是京都學派與禪之間的關係。

禪是在中國流行，傳到日本的佛教裏面的一個重要的學派。這一點大家也有點了解。你們念歷史或是中國思想史都會碰到禪這方面的問題，你會很容易想到禪裏面創教的就是菩提達摩（Bodhidharma），接下來，就有幾位相續地繼承達摩的祖師。到慧能與神秀，禪就分派了，不是原來統一的教派，卻分為慧能禪與神秀禪。慧能禪是南宗，神秀禪是北宗。這兩者對禪的基本了解與實踐都不一樣。接下來，唐代之後，神秀的北宗禪漸漸地衰退了，唯有慧能的南宗禪繼續發展下去，而且發展的情況非常興旺。結果一般人談起禪就會想起慧能，忘掉了北宗神秀的禪法。慧能禪發展到宋代及之後，禪也就慢慢衰退。因為那時候，宋明儒家出來，那一班儒者，要繼承先秦孔孟傳統，繼續發展儒學，可以說是開拓一個新的天地。不過，佛教，特別是禪，也不是完全斷滅，沒有人提倡，而是在民間裏面流行。大概在宋代中期，日本人喜歡這種宗教，就派一些人過來，學習禪的義理與實踐的方法，傳到日本去。所以禪在宋代從中國傳到日本，然後開出日本禪。這可以說是另外

一個派別，不過它還是跟南宗禪或慧能禪有比較密切的關連。這就是禪全部的情況。

在日本，禪到了今天還是在流行。不過有一些變動，主要是受西方宗教哲學方面的影響，所以日本禪也不純粹是慧能的系統，它也吸收了西方有關的思想再發展下來。你們大概知道鈴木大拙，他是當代在日本禪很有名氣的一位學者，他也算是一位出家人，可是他有太太，他太太是一位外國人。日本的佛教不像中國的，中國的出家人是獨身的，不能結婚，不管是比丘或是比丘尼都不能結婚，像天主教的神父一樣，都要獨身。基督教的牧師可以結婚，這不一樣。在日本的佛教來講，是容許教徒結婚的，而且有些教徒不光是只娶一個妻子，娶四五個哩。這在中國佛教是絕對不會出現的，一直到現代還是一樣。在傳統方面，如果你堅持要結婚，要娶妻或是嫁人，你就要退出禪或佛教的行列，不再當和尚或尼姑，這樣跟禪或佛教就切割了，沒關係了。

弘一大師是律宗重要的人物，他早年去日本，娶了一個日本太太，也有了孩子，後來他出家了，在律宗方面靜修和實踐。他太太帶著他們的孩子，到他住的地方，求見法師。結果他拒而不見，因為一見了，就拖拖拉拉的，以前的感情會再度出現，影響修行。所以他就長痛不如短痛，拒絕見家人，表示他出家修行的決心。可是也不是人人都能這樣做。你出家拋棄家庭生活，要下很大的決心。出家就是離開家庭生活，到另外一個地方，比如說，到寺院去修行。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弘一大師的程度。以前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本來不能結婚，後來碰到他心愛的女子，最後要結婚，怎麼辦呢？他乾脆脫離天主教，跟那位女子結婚，最後到了甚麼地方就不是很清楚。我想，這樣的人也沒甚麼出

息。（同學之間出現笑聲）

吳汝鈞：怎麼樣？你們不同意嗎？

同學：老師，他是真男人。塵緣未了。

吳汝鈞：對啊！塵緣未了就繼續發展下去啊！不過他就是沒有決心，既然出家，就不要管在家的事情，這樣就可以專心做修行。出了家，看到美麗的女子，就放棄了自己的宗教的理想，這樣就是沒有大的志向，還是逃不脫紅塵的束縛。

這是有關禪的發展、義理與實踐的重點。

京都學派是當代東亞兩個大的學派之一，一個是京都學派，一個是當代新儒學。京都學派是日本人所創立的思想的、哲學的、宗教的一個學派。這個學派是以佛教做為基本立場，可是也不是只走佛教這條路。它廣泛深入地參考西方的哲學、宗教學、神學那一大套思想，來建立這個學派思想的體系。所以這學派非常有國際性，它以佛教作為根基，再吸收西方一些重要的元素，建構出一套可以說是內容很多元，涉及的人數也很多的學派。

我們從京都學派所涉及的人來看，京都學派創始的人是西田幾多郎。他自己就建構一套以東方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學派，同時也吸收多元的西方思想，可以說是東方和西方在思想上的綜合的學派。它已經有很多代了，從西田開始一直到現代，已經有四代流傳。第一代是西田幾多郎與田邊元，第二代有久松真一與西谷啟治，第三代有武內義範、阿部正雄、上田閑照、辻村公一。第四代，年紀跟我差不多，六十幾歲到七十多歲，他們的思想還在發展中。京都學派國際上是這樣了解的學派，可是在日本國內，他們有另外一種京

都學派的講法，包括的成員，那些人物就跟我剛才講的那班人不完全一樣。我剛才提的那些人是國際上認可的學派的成員。這國際間對於學派的說法也不是每一個日本人都接受。在他們那方面就流行另一種講法。在日本國內認可的京都學派裏面那些人與國際上認可那些人，有些相同，有些不同。一般我們講到京都學派是以國際方面為準。有關日本國內認可的京都學派人物，我想在這裏就暫時擱下。不過，我可以提出一些名字，很多你們可能未聽過。除了國際上流行的西田、田邊、西谷、久松、上田等外，他們包括高山岩男、高坂正顯、鈴木成高、下村寅太郎、務台理作、戶坂潤、三木清、唐木順三、木村素衛、九鬼周造、高橋里美、和辻哲郎、鈴木大拙等等。往後的課程所討論的人物，是以國際上認可的為主。

講到中港臺這方面，華人所做有關京都學派的研究，實話實說，非常少，一下子還不能吸引華文學界的注意。在著書與論文方面也不多，在大陸方面，有一個叫劉及辰的學者，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是講京都學派，不過他只是講幾個人，其中有些是不太重要的。他了解的京都學派，跟現代了解的不一樣。另外他又寫了一本《西田哲學》。這兩本書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型態框框裏面寫，以馬列思想為哲學原則來寫京都學派。京都學派基本上就是強調人的心靈、意識這方面的問題，把唯物論放在一邊。所以你用馬列主義作為一個標準來講京都學派，講西田幾多郎也好，講其他人也好，那些都是屬於唯心主義的。在大陸，凡是唯心主義的思想，都被貶為反動主義。如果在政治上有反動行為，是要殺頭的。在著作裏面如果有反動的思想，有唯心主義的那種意識型態，就沒有書局會替你出版。所以寫了也沒有用，只能放在家裏，沒有一家出版社會替你出版。現在不一樣了，大陸改革開放有幾十年，國外

一些講觀念論、唯心主義這些書都可以出版。

另外一位日本研究的學者，叫做卞崇道，他是日本學的專家，不是專門研究京都學派的，當然研究裏會涉及現代日本的思想，有京都學派的思想在裏面。他來過臺灣開會，也曾到我家訪問，送了我一塊茶几的裝飾布，那是他家鄉的名產。過了一陣子聽說他過世了。聽到這消息有點莫名其妙，好好的一個人，比我大幾歲，看起來很健康，也常常參加在大陸、日本、臺灣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可是有一天我從朋友那裏聽說他過世了，到底是怎麼過世的呢？我也不是很清楚。這兩個人是大陸方面對京都學派有興趣，而且做過研究，可是劉及辰那兩本書是不能讀的。我是花了很大的工夫去找這兩本書，結果臺灣這邊沒有，圖書館也沒有。我寫信給上海復旦大學的朋友，結果他幫我找到《西田哲學》。但是我翻開閱讀，裏面每一頁都是政治語詞，根據馬克思、列寧來批判西田，這樣的書怎麼能看呢？西田從來就沒有唯物的思想，是觀念論的。所以我很難才找到那本書，翻了第一頁就看不下去了，現在還擺在家裏。

臺灣這方面，寫成為書的就是我一個人，寫了四本。另外還有些朋友，可是他們沒有一本專書專門討論京都學派的，是發表一些論文，論及京都學派的思想，像政治大學的林鎮國，或是臺北大學的賴賢宗，後者懂得的東西很多，哲學、藝術、文學，他也寫詩，也寫書法，開畫展，他還有唱一些宗教性的曲子，聲音還不錯。另外，清華大學的哲學研究所的黃文宏，研究西田。所以我們可以說京都學派的研究在大陸還沒有開始，臺灣這裏已經有人在做了。至於翻譯，大陸方面何倩翻譯了西田幾多郎的《善之研究》，臺灣方面陳一標、吳翠華翻譯了西谷啟治的《宗教是什麼》。陳一標也跟我提過，要翻譯田邊元的《懺悔道哲學》，不知道進展如何。

最近我找到一本在 2012 年出的一本書，裏頭引用了我的著作，是一位香港中文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李宜靜寫的《空的拯救——阿部正雄佛耶對話思想研究》，是大陸出版的。這是以比較客觀、開放的眼光來講京都學派，涉及京都學派與基督教的對話。

最後一本書是在 2008 年中研院文哲所舉辦國際研討會出版的論文輯錄，題目是《當代新儒學與京都學派》。我們邀請了一些重要人物來參與對話。當代新儒學方面，我們運氣很好，邀請到杜維明與劉述先代表儒家，這是最好的兩個人選，是當代新儒學家中還健在的最重要的人物。日本方面，我們邀請了京都學派第四代的人物，花岡永子與松丸壽雄。本來我是想邀請第三代唯一還健在的上田閑照，但是因為當時他身體狀態不好，推薦了他的得意弟子松丸壽雄來。花岡永子是西谷啟治的學生。這本書的內容是當代新儒學與京都學派的對話和論文：《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當代新儒學與京都學派》。在這裏我是簡單介紹京都學派與禪這兩方面，主要是哪一些人物作為代表，代表禪，代表京都學派。

不過京都學派裏面的成員，一方面是以佛教作為基礎展開理論體系，另一方面也多方面吸收了西方哲學、宗教學、神學的思想，建構出一套包容很廣的哲學體系。可是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跟禪有密切的關係，有些是講禪，有些講淨土，另外有些是強調西方的神秘主義，特別是德國的神秘主義。所以在這裏跟禪比較有密切關聯的京都學派，一個是第二代的久松真一，另外是第三代的阿部正雄、上田閑照，也可以把花岡永子算在裏面，頂多是這四個人。最重要的是前面三位，花岡永子應該沒有那麼重要。如果我們拿禪跟京都學派做比較的話，我們就限定這三個人，花岡可以勉強算進來，可是她的研究不是很純粹，不夠專精。花岡永子是一個女生，拿了兩